

曾經有幾個學生，想要讓我為他們起個讀書會。無論是誰，想要讀書，總該鼓勵，便不顧已經有多少課要上，答應當他們的輔導老師。但是要讀什麼書呢？

我有一個幾十年來從未改變的信念，就是讀書當然應該有情有趣，讓人興致勃勃，愛不釋手才對。這是個人的經驗，相信凡是好書都該有這樣的魅力，否則就是沒讀對，或是沒教對。很多當老師的，起先是自己沒讀對，然後當然教不對。那麼讀什麼書才好？學生等著我的建議。

繪本也能讀出滋味：在北京遇見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在頭一次聚會中，我提出了一張書單，全都是漫畫繪本，有十幾種，包括國內外的名家。

學生嚇了一跳，原本他們以為老師會提出一個滿佈著原典，一本比一本厚實可觀的書，我說那些書當然可讀，同樣也可以讀得神魂顛倒如夢如幻，但是大家總以為漫畫繪本之類是「很容易讀的書」、「只是童書」。我說，凡是好書都有趣，都有深度，重點是怎麼個讀法跟看法，讀不讀得出好滋味好營養？《論語》、《史記》、《漢書》、新舊約，都很好，讀來迷人不在話下。只是，有的書雖然好，卻不如許多經典名著那麼受到重視，總以為讀過就可以了，殊不知也可以一讀再讀，每讀都會有新的發現，有些漫畫繪本就是。

我平時上課比較嚴肅，從無多餘的閒話，現在居然建議他們讀繪本讀漫畫，有沒有搞錯？但是毫無疑問的個個都非常興奮，磨拳擦掌恨不得早點開始，他們以為他們是讀這種書的專業，讀來應該非常有趣而且輕鬆。我們這個讀書會就喚作「黃金屋讀書會」，黃金當然不是一兩多少錢的那一種，而是跟黃金一樣珍貴的覺悟。後來又讓學生自己去找些國內外的漫畫繪本來讀，他們細細的欣賞，一讀再讀，陸續發現許多前所未有的玄機，個個都寫了非常可觀的報告，拿到校方的優勝獎勵，還有獎金。

我們讀的第一部繪本，就是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說來滑稽，這本書我最早讀的版本居然是簡體字版，在北京。已經出簡體字本，又有許多其它幾米的繪本在北京書店的陳列檯上，可見，我發現幾米，已經比他的一般粉絲要晚得多。封面上明白的說，這本書已翻譯成多少國的文字了。

之所以會在書店裡讀他的書，也有很可玩味的理由。

平時逛書店，倒也大小不拘，但是，圖書多如汪洋大海，進書店，只有挑著看。那麼，去看看漫畫繪本的機會就很少了，雖然個人讀書的胃口也很寬廣。這一回到北京，人在渡假中，一則是時間多一些，再則是這家號稱全國最大的書店，回回總要去一趟兩趟，是個人的行為儀式，三則是也了解一下他們圖書出版界的變化，這就走到了漫畫部了。當然，要是跟日本東京的神保町比，那兒的漫畫專賣書店規模極大，櫛次鱗比，便是馬馬虎虎瀏覽一番，也要個把星期。

然而北京書店的漫畫部也非常可觀了，一兩百種是不成問題的。首先吸引我的就是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他們也放在比較明顯的位置，我站在那兒就把這一本給讀了一遍，覺得意猶未盡，又買了些幾米的其它繪本，還有幾位其他漫畫作家的作品，中外不拘。那一次回國，行李好重，心情卻格外的好，似乎回到了童年中的某種境域，正做著當個漫畫家的夢。沒錯，那是我最早立過的志向，小學同學多年不見，就會問：「你還在畫漫畫嗎？」是啊，我本來就愛漫畫，幾十年前還寫過專文在報刊發表過呢。

現代的都市傳奇：在都市中撿拾靈感的幾米

幾米本身就是個現代的都市傳奇，他到了高中三年級方後知後覺地發現大學裡有美術系，滿封閉的。到了中年，患了大病，幾疑無法存活，病中輾轉三年之後，才開始大量創作繪本，然後就迅速名聞國際。他有好幾十種的創作繪本，無不暢銷，看來應該是個多產的繪本畫家，但是據他回應讀者的答案是，這麼多作品，早在許多年前，就已經在腦海裡醞釀了。



■ 幾米，《向左走·向右走》
（台北：大塊，2008）



■ 月台上的幾米

即使深夜了，月台沒有半個人，也有幾米的畫陪著你等車，讓你知道你並不孤單。



■ 作者 幾米
(大塊文化提供)

應該注意的是，題材在他的腦海中浮沉翻滾的許多年間，他並沒有做一個繪本作者的意思，他原來是個廣告公司的設計師。他的故事背景也多半是都市人的奇想，現代的品味很強烈，雖然不是故意的，但是，之所以成為暢銷作者的理由，大概也在於其無意中得之吧？他的這些奇想，無一不是從生活中出發，看他的繪本，就會發覺，無論以什麼背景為題材，不是逃走就是追尋，現實生活中，總是空茫虛無為多。現代人、都市人的感覺不就是這樣嗎？

在大家不論幹什麼都要講講鄉土的時候，幾米一點也不湊趣，他的鄉土也好，城市也好，就算背景屬於台灣的某處，甚至很清楚的可以見到那些取材的地點跟人群，然而，經過幾米畫出來，就像世界上任何的一處所在，台北、宜蘭，還是任何台灣其它的地方，也可以是東京、大阪、紐約、倫敦、巴黎、米蘭還是日內瓦。我相信許多國外的地方他都沒有去過，他是天生的不屬於這個現實世界的人，但他卻可以更開展，在內心的小小世界裡，他自然的擁有宏大的格局，超乎象外了。

這是一個優秀藝術家的特質，偶然天外飛來，又幾欲絕塵而去，只是暫留人間，給許多不想受困於功名情慾，卻又十分懷疑存在問題的人一點生活的信心，一點有情有趣的安慰，只是一點又一點，看來不多，然而獨特，所以大家愛他，也信他，儘管他的作品充滿了奇想。

這是有道理的。幾米自道說，他是一個平凡的中年男子，是的，他也跟所有的人一樣，有童年、少年、青年然後中年，接著無可避免會有老年，最終也會像我們所有的人一樣，消失無蹤。這是很平常的道理，也許連是不是個所謂的道理都可疑，也許只是個人類共同經驗的陳述吧？可是，他的作品，也就因為從這麼平凡的立足點出發，才能獲得幾千萬人的認同。

依他說，靈感隨處都有，怕不要氣煞了許多整天尋找靈感而不得的人。靈感云云，只是想法與感覺、情感與情緒而已。有，就是源源不絕的靈感，沒有，到哪兒也找不著。凡是藝術家都會跟我們說，他們感受到的問題是靈感多到用不完。作家王鼎鈞有一

本書，名為《靈感》，就是八十多歲的老作家用了一輩子的，卻多出來實在來不及用的靈感，乾脆彙集成書，讓有興趣的人分享，誰想用就拿去用吧。幾米的繪本有好幾十種，年年都有兩三種新的作品出版，就數量而論，不能說不多了，但是我們可以相信，他沒有用到的靈感，一定比用過的還要多得多。

水彩筆下的詩意：繪本《向左走·向右走》的本質

很有意思的是，他的書，在書店，總是放在童書部。他的書，也得了許多的獎，而得獎的獎項，卻總是「童書獎」，否則就是最佳「小學生讀物」，好像大人總有大人的書，小孩子總有小孩子的玩意，河水不犯井水，就好像漫畫還是繪本，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兒。殊不知，在大半個世紀之前，歐洲的許多漫畫家早不以小娃娃為唯一對象了。那些作分類的、當評審的，大概依然把小孩子的世界跟大人的分得遠遠的。在南港捷運站，牆上都是幾米的作品，天天都有許多人專程去拍照留念，請問其中有幾個是小孩子？

可不是嘛，好的書，好的故事，是不會有小娃娃跟成年人的不同標準。好的畫也一樣，幾米會吸引小孩，同樣也會吸引許多大人，就是因為總有那些天真未泯，對人生保持著純真的信仰跟疑惑的人。

手邊沒有統計數字，只能憑直覺的說，幾米的作品裡，比較有名的，大概是《向左走·向右走》跟《地下鐵》。兩部的背景都很都市化，畫的也是都市人的生活與感情，想來他的讀者也以都市人居多。這兩部作品都有人改成電影跟歌劇上演。是的，我相信，以《向左走·向右走》來說，也許是一部以歌劇呈現比故事型電影呈現更合宜的作品。

為什麼？注意了，幾米的作品，常常含有濃厚的詩情。

詩，總是超現實的，否則何以成其為詩？《向左走·向右走》無論是繪本還是電影，都從一首短短的詩開始，那首詩是波蘭詩人辛波絲卡的〈愛情初始的一瞬〉（Love First Sight）的第一段：

「他們彼此深信
是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們相遇。
這樣的確定是美麗的，
但變幻無常更美麗。」

這幾句詩是整個作品的動力，也給了創作者最大的空間。其實整部作品都在訴說著這兩句話，用不同的畫面、言語跟情節的發展。愛情的可愛在其充滿了想像，婚姻就要顧到現實了。而歌劇最宜於表達簡單而共同的夢想，這樣的夢想，也一再的重複出現在我們凡人的夢裡，永不煩厭，永遠迷人。

許多以歌劇形式出現的電影，如出自《唐吉訶德》的《夢幻騎士》、以搖滾歌劇形式表現的，出自新約的《萬世巨星》，還有描述阿根廷女強人的《艾維塔》，當然也包括出自紐約歌劇院的《歌舞線上》、《悲慘世界》等等，都是化繁為簡，掌握住核心的，人類共有的夢想。歌劇的主題一定一再的以各種面目、唱腔出現，一次次漸漸深入心靈底層，撼動了我們長久的體驗，作品也因此受到了肯定。

要把這樣的詩情，以一般的電影來表現，恐怕不容易。

這就牽連了若干基本觀念的問題。那就是，漫畫到底是什麼？我們讀過的漫畫書，給我們在常識世界的觀念是，漫畫總是在搞笑，漫畫的搞笑大多數是滑稽，連是否合於幽默，也就是會心的那種微笑都少見。漫畫是當場當下笑出來，然後就沒了的玩意兒。

然而有些漫畫家就不一定停留在這樣通俗的境界裡，比如老瓊、朱德庸，他們的作品，總是在搞笑中，卻依然含有苦澀，那是在美學裡很不易達到的「嘲弄」與「反諷」的境界，是「卻道天涼好個秋」的成熟蒼涼。這樣的漫畫跟常識中的就很不一樣了。不該僅僅是小孩子的所謂之的「讀物」吧？然而漫畫是否一定要搞笑，又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

日本人把宮本武藏的故事改成漫畫，成為「連環畫」，就不一定要有笑了。太多的漫畫不用笑依然好看，就像動畫影片，畫面到故事都不搞笑，也非常出色。宮崎駿的《神隱少女》便是一例。

再進一步說，漫畫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故事，也可以討論了。

《向左走·向右走》就不一定是一個「故事」，這是說，如果故事應該含有豐富情節的通俗陳述的話。幾米的這部作品，是一本充滿了詩情畫意的「繪本」——在此用上日本人的說法，應該更恰當。因為「繪本」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可以包羅一切的以繪畫形式表現的，書本型的作品。《向左走·向右走》一點也沒有搞笑，是一首以水彩繪畫方式表現的，最最簡單的愛情故事。兩句話就講得完：「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發展。」如此而已。因其簡單，所以有無限的包容，因其包容無限，所以能夠擁有無數男女老少的讀者。幾米不是專屬的兒童作品畫家，他屬於所有的年齡階層，這是只有偉大的作品才能夠達到的標準。

他的許多畫面，用的是真實世界的背景，在這本作品中，男女主角出現在很多我們同樣走過的地方，比如捷運的車廂、車站，台北新北投的那一處難得的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圓形噴泉、市區裡的地下道、車水馬龍的街頭、很一般的公寓……。然而出之於他的筆下，便自然的瀰漫著詩情。

我們可以再注意一下，幾米的畫是「好」還是「不好」？

在網站上可以讀到，他雖然出身於美術系，卻不一定是個在校表現優秀的學生。入學考中他的素描只得了十六分。就繪畫的技巧看來，許多學美術的人都不比他差。他的特色在於他的想法。

暗沉沉的城市夜色中，只有月亮跟一連四扇窗是亮著的，這樣的畫面，重點在於想法。男女主角的房間裡，充滿了各種大小「道具」，如何的擺放？如何的配色？如何的比例？如何的合於女主角的年齡、職業、品味、性情？這靠的是觀察、思考、體會，只知筆觸運用可辦不到。在歐美，許多大學裡的藝術系招考學生，在三、四十年前都已經不必用顏料紙筆，只是要檢視觀念，技巧部分學一學就成，不難。但講到想法，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幾米要是在歐美讀大學美術系，多半會是個高材生。教授給他高分，是因為他的想法高明。每一個細節，他都能一再推敲，入其神髓。一幅畫好不好，重點在於是否耐看，耐看就是耐人思索回味之意。無論有多麼好的學院派經歷，做不到就不是好畫。



■ 南港捷運站的新景點

躺在那兒的胡桃鉗士兵，以及水彩筆下的詩意，讓整條走道都不一樣了。在南港捷運站裡，滿滿的都是幾米的作品，總有人專程去拍照留念，幾米儼然已成為南港捷運站的著名景點。

我們會在每一次展卷讀書的時候發現一點新的，原先沒有注意到的東西，又有一點新的感覺。比如說，這一回發現的是他們的生活都很隨性，不這麼注意小節；下一回發現女主角喜觀的顏色是紅，男主角喜歡的是綠。又有一次發現他們都有貓咪跟兔子的玩偶。幾米以俯瞰的角度，在同一個畫面中表現出他們初次相遇的歡喜。從大樹往下看，每一處的樹枝樹幹間，都有他們不同的身影，有的是談話、有的是共坐、有的是在開玩笑……，充滿了情苗乍放的難分難捨跟忘情相對。

這樣的畫面讓我想起賈島的詩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只是沒有了唐代詩人的寂寞，取而代之的是兩人的世界充沛在整個生命中，再無其它。忽然間我們發現一隻小松鼠在樹上，或是一隻小狗狗在草叢裡，當然有其情趣，但是以電影要同樣的表現這樣的情趣，幾乎不可能。電影無法達到像繪本一樣的，可以細細的欣賞，慢慢的品味。電影的一看再看，不會是為了發現新的東西，而是重溫舊有的感覺。

電影的移動光影：改編詩意的困難

那麼，電影的表現，就一定得另闢蹊徑。首先得看出兩者之不同。成本不同，因為製作程序不同。繪本是畫家可以依想像天馬行空的創作，要什麼線條、什麼顏色、什麼角度跟結構，什麼樣的取捨，以及什麼樣的狂想，都可以呈現在畫面上。興之所至，輕鬆自如，而且，這些應該就是繪本的賣點，沒有這些，繪本幾乎無路可走。

電影可不一樣，這些在繪本畫家眼中十分容易的表現，要用電影表現可就難了，不一定是錢就能解決。以《魔戒》為例，有夠炫的吧？然而不見詩情畫意，便是有，不僅不一樣，成本之高，算它一算，也許就放棄了。人物造型，繪本可以寥寥數筆，便神采奕奕呼之欲出。比如男女主角的眼睛，在幾米筆下只是無法再輕的小小兩點，笑起來的嘴一直張到耳根，這在繪畫中可以是非常傳神的誇張，卻一點也不顯得粗魯古怪。但是讓金城武、梁詠



■ 往左走去的女主角

他們彼此深信，是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們相遇。這樣的確定是美麗的，但變幻無常更美麗……。



■ 往右走去的男主角

因為變幻無常，所以，她往左走去，他往右走去，在茫茫人海裡，他們明明走過同一條路，兩人卻始終碰不到一起……。

琪的眼睛小到只有兩個點，嘴巴大到耳根，那不是怪物是什麼？

繪本可以把一個靜態的畫面，讓讀者看了又看，看得發呆，進入另一個世界而不自覺，隨便多久。電影呢？電影無法停格，至少發展不出一動不動就要停格的電影作品，那不如去開攝影展算了。電影總是要不停的動，人物動，畫面動，場景動，凡是出現的，都要不停的動。觀眾目不暇給，很少人能在看電影的當場同時能夠沉思，回味總在觀後的回想。

電影可以有色彩，但那是光影中的色彩，跟調色板無法相提並論，完全兩回事。電影無法達到畫家筆下那樣，要深便深、要淺便淺那麼自主的程度。連畫面也不同，電影的畫面是一定的，在一個框框裡，能容下多少、捨去多少都是一定的，不可能像繪本一樣長短寬窄隨意自如。

再說，電影的空間時間同時交錯就很麻煩，會搞得讓人覺得太前衛，多半是搞不清楚導演在幹嘛？但是，繪本中，地下道與馬路的橫切面，讓兩個人在同一場景中卻不相遇，畫出來，容易得很。新北投公園裡那樣子的初會，一個畫面裡，有多少相同的人不同的身影，幾米把不同的時間壓縮在同一個平面的空間上，簡單極了，但這要電影怎麼表達？

且以另一個畫面的實情作例子來看：

標明 12 月 20 號的那一天，大家在等捷運，橫跨兩頁的畫面，是長長的月台，月台上有許多的，各色各樣的人，都在等車。幾米要設計好每個人的形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男女老少都要不一樣。也要表現出他們各自的心情，連表情動作都不同。讀者儘管慢慢的品味好了，每個人都值得欣賞。並且，幾米寫道：「好像又要下雨了。」他用水墨染出了欲雨烏雲，墨色淋漓，便是真的烏雲攝入畫面，也無法傳達出那樣精密的感覺。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另一句：「就像都市裡大多數人一樣，一輩子也不會認識，卻一直生活在一起……。」有了這一句，同樣的許多畫中人，就自然的瀰漫出孤寂的氣氛。而讀者細細的找出男主角在那一邊的月台盼著車子快點來，女主角剛剛從電扶梯冒上頭，此刻讀者又是歡喜又是惆悵，他們是那麼接近，卻又無緣相

認……。凡此等等，都屬於繪本才能傳達的感受，很珍貴，遺憾的是與電影的表達無關。

電影要怎麼辦？在這部戲中，導演等等的原則是，把沒有搞笑的繪本改成搞笑的「電影漫畫」，說起來也有許多製作電影的為難之處。因為觀眾總是愛問：「有沒有忠於原著啊？」電影的製作與導演不見得不明白這根本是兩回事的道理，但是，所有的藝術創作，都是要服侍欣賞者的，只知道表現自己是不夠的。於是乎導演編劇便會千方百計的要想「忠於原著」，期望不要讓大多數讀過原著的讀者失望，然而在影史上兩者同調成功的例子非常難找。

電影是否成功，也要看觀眾都是誰？有的觀眾是以看看有沒有把繪本成功的改換成影？想來當然失望的居多，因為連製作群都不敢有此想法。有的觀眾則只是懷著看一場電影的心情進入電影院，那麼問題就不大了。也有的連繪本都沒有讀過，根本無從比較，這樣最好，無牽無掛，看一場純電影就是了。但是既然本片的片名都是同樣的繪本書名，他們的宣傳也借重了許多原繪本的廣告作用，就有責任努力的把繪本的原汁原味兒搬到銀幕上去，能搬多少便搬多少，辦不辦得到，就不能多管，就是要努力給大家看看。我們就可以看看電影部分是如何的設法盡量的忠於原著了。

向左走還是向右走：電影中的現代都市風貌

場景是比較容易處理的問題，故事開始發生在一個冬季的雨天，在大街上，人潮擁擠的都會馬路口，這就好辦了，照拍便是了，台北街頭這樣的場景真不難找，敦化路、信義路、仁愛路，哪兒都好。餐館裡拉拉小提琴糊口，那就找個餐館來拍，民生社區的中產階級氣質剛剛好。捷運車站、車廂、還有公園、馬路、斑馬線，其中種種的行動來往，都很容易解決。

作者用上了那個新北投公園噴泉的場景，而且正在整修，那剛好，很合於現在的現實，就去拍吧。有的連人物也盡可能安排的



■ 導演杜琪峰



■ 導演、編劇韋家輝

一樣。比如在公園裡，有一對老夫妻帶著一個小娃娃，就照樣安排作為旁觀。有另一個小娃娃是他們兩個人都常常分別遇到的，這樣的情節也就照樣的處理。

但是，有些就不是那麼容易忠於原著了，怎麼拍「有時他會覺得空虛無力」呢？怎麼拍「有時她會感到人生乏味」呢？這兩幅畫在繪本裡的畫面都很超現實，要有極出色的想像力才能表現出來。幾米又細細的畫出兩個人失去連絡之後的沮喪，簡單的藍色沙發，兩個人在分別的畫面中沉入其中，都是背面，但讀者可以把這一幅畫看得好久好久，這樣的感覺，電影就很難拍出來，能出現的，只是暗暗的場景而已。

有的就得加些佐料了。詩意常常是靜止的，電影無法靜止，要是真的照繪本拍，這部片子能撐十分鐘就已經很不簡單了。便如李白的靜夜思，五言絕句，一共二十個字，舉一舉頭，低一低頭，加上一個當空的月亮，這就完了，詩意出得來嗎？

面對一部非動不可的電影，他們的策略是增加幾個人物。

比如說，增加了一個餐館老闆，他總是跟清純可愛的男主角作對。增加了一個女主角的頂頭上司，他總是跟同樣清純可愛的女主角為難。又增加了以非常奇怪的風格分別來追求女主角、男主角的男女，很不近人情，太古怪了，應該是要誇張到許多市場可見的漫畫口味吧？這樣的人物，在《蠟筆小新》中出現的話，反而對味兒。

情節也有變化，原來他們在少年時便曾經相會，那是一段短短的，乍見便消失，亦復無處追尋的情苗。這一段戲也有其離奇之處，然而觀眾有時是寧信其有的，就像相信有情人終成眷屬一般。

這些變動，觀眾都可能接受，雖然不能說是忠於原著。

最後結尾的戲，在繪本上是兩個人在一個台灣新北投公園的場景中相遇，也就是他們初會的地方重逢。然後作者幾米非常節制的，讓兩個人在風雪中面對面，有點錯愕，還來不及驚喜，卻沒有刻意的把相擁熱吻表現在畫面上。然後是大巴士在大雪紛飛的大遠景中駛去，觀眾可以自憑想像而知他們一起離去，共赴天涯海角，真是浪漫得要命。



■ 富錦街的菩提樹道

這片菩提樹林。春夏時，綠蔭盎然，滿耳都是風撫過樹葉的聲音。秋冬時，綠葉褪盡，樹枝交織出金黃色的網，兜著冬日的暖陽罩在路人身上。電影中，男女主角也常行過這條美麗的「富景街」。



■ 信義商圈

電影中有多處帶到我們所熟悉的信義商圈。比起那時候，現在我們看到的它更為完整美麗，點綴的藝術品讓這條街更有人文的個性。

再接下來的畫面是這一年的除夕，大家聚集在市政府的廣場上，一起享受倒數計秒，無數的人的歡歡樂樂洋溢紙上，但是這幅畫中卻是找不著男女主角的，這樣的安排極見機鋒。再接下來，是原先他們住的只隔一牆的兩間房屋空空如也，又是橫跨兩頁，中間那一堵牆破了個大洞。然後在結束本書的最後一頁，小小的一幅畫，我們見到一紅一綠的兩把傘靠在牆角。總體看來，有滋有味，忍不住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想了又想。

到了電影裡就太不一樣了，情節發展得非常瑣細，男女主角都在作最後的努力，要找到還是等到對方。結果居然遇到天大的大地震，居然把牆都給震出一個大大的洞，他們從此猛然的發現他們就是隔牆的鄰居。彼此等電話的戲發展得真不少，這樣等、那樣等、等了又等，希望變成絕望，絕望了又不肯絕望，所以重啟希望，否則只有回到被一對怪男女糾纏的怪情節裡去。民生東路富錦街的暗夜，成了異色奇情的發生地，但是出現大地震到那個程度，卻沒有見到慘烈的傷亡，好像整個地震只為了讓他們之間的牆碎出個大洞而已，這就很難有說服力了。有傷亡的話，那樣的哀鴻遍野，又與全片的調子不統一。但是，在原著中，牆上的一個大洞，是美麗的象徵，就像一綠一紅的兩把雨傘一樣，好親切又可人，但象徵變成了寫實就成了荒謬。

依繪本看，這是一對無名的小人物的戀愛故事，連這個故事的本身，也沒有發展出什麼奇情。要說有什麼問題，就是為什麼老是分別的要堅持向左走向右走？難道生活裡沒有改變方向的機會嗎？我們不難提出如此的質疑。然而有時讀者也會是寧信其無的，因為這樣子的走法，也可以是緣份的象徵。

這是個平平常常的故事，想找一點不平常的話，就是他們相愛又能相逢了，這是現實生活中難見的際遇。不錯，從一對偶然相遇者的暗中愛慕，到失去如此際遇之後的輕愁，是許多平凡的人的故事，至少是普遍的感覺。要是只能這麼表達，就沒有吸引力了，不會有人想要去電影院還是繪本中找一個跟自己一樣平凡乏味的人生。然而，若是故事中一點自己的身影都不見，又可能太疏離遙遠，也是引不起興趣。

這部電影跟繪本前面大部分的發展，一直維持著讓讀者以及觀眾跟隨著關切結局的張力，這一點非常成功。故事太簡單就難有張力，太有張力常常又過分的經營情節，失去從容中才會產生的品味。

《向左走·向右走》，以簡單的故事延展出無限的張力，從平凡出發，產生了濃厚的戲劇性，就繪本而論，十分可觀。就電影而論，卻難免迷失在要有奇情的故事還是保持混沌的詩情畫意之矛盾中，難分難解，不免遺憾。然而也可以想想，如果不必請金城武跟梁詠琪當男女主角，只是找一對平平凡凡的正弟正妹來演，是不是許多問題都會不一樣了？

■ 撰文亮軒

本名馬國光，著名散文家。畢業於國立藝專影劇科、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碩士。曾任國立藝專廣播電視科主任、中廣節目主持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副教授。亦為《聯合報》、《中國時報》及若干雜誌專欄作家。曾獲中山文藝獎、中國時報吳魯芹散文推薦獎。出版散文集、時事評論集、小說集、文學研究文集二十餘種。



▼ 池塘旁的綠建築

位於池塘旁邊的北投圖書館，是著名的綠建築，它本身就是一棵生機滿滿的知識之樹，不但供養學子與城市的心靈，同時也以優雅、靜謐的姿態，陪伴著老邁的池塘。



■ 跨年夜最顯眼的 101

跨年夜裡，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倒數，看 101 施放的絢爛煙火。而在電影的開始前，我們驚鴻一瞥到還未完工的 101，相較於它現在昂然立於台北盆地中的模樣，僅有半截的「竹子」，可算是珍貴的畫面。



▲ 日治時期公園噴水池

曾有個畫家，經過北投公園的噴水池，他看著，看著，便一筆一畫地將當年噴水池那誘人的弧度給畫了下來。他用木框將畫框了起來，使日治時期的北投公園一景得以流傳下來。比照今日，那噴水池的弧度依然如此優美，美到再入另一個畫家的手裡，織出一個更美的故事。（亮軒提供）

▼ 現在的北投噴水池

現在的噴水池沒有蓮花了，也沒有幾米畫中的天鵝塑像，它的池面因此更光滑，像一面銅鏡，映照著藍天，包納著四週建物與草木的變化。在這座公園裡，它是一個年邁而盡責的紀錄者。





■ 古緞的溫泉博物館

池塘旁，還有一棟與它年歲相當的紅磚建築。它的前身是日本人開設的公共浴場，如今成了一座刻寫歷史的博物館，紀錄著大地溫暖的體液，如何洗滌人們的身體與心靈。



■ 大地溫暖的體液

繼續在公園裡漫步，還會聽到潺潺的流水聲。原來，是略帶乳白，來自大地深處的體液，像幽溪一樣在山林中奔騰著。